

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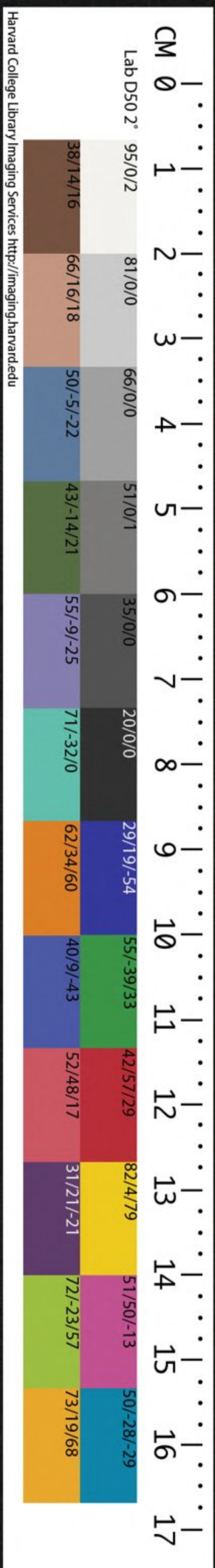
卷二百四之九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369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唐書卷二百四

方技列傳第一百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

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

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為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

宗不濫誅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合乾陵乃卓

唐書卷二百四 列傳一
然有益于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
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葉官爲道士號黃
冠子以論議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等
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
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撫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
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脩書遷爲令
太宗得祕識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
兆旣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
帝曰我求而殺之柰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

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
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
生壯者多殺而遲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
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
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筭
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州定注
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戊寅曆候者推最密自祕閣
郎中復爲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已巳占等書傳
於世子該孫仙宗並擢太史令唐初言曆者惟傅仁均
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為高醫仕隋為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嶽風痺不得挽弓權使彀矢嚮棚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脉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時立言仕為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遁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心中腹滿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日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清漳宋俠義興許胤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韋

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若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

唐書卷二百四 列傳 三
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
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
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長嗣方朝疾作仆延
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
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
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
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
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
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
上之虔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今在洛陽與杜淹王
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
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
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待御史
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
武德中俱以事流舊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
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
困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
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
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

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
爲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
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
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
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
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
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
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
不稱骨非壽兆也張衍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
若有負責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
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
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
數旣盡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爲廩犧令
高宗置一鼠于匳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
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
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江中風忽起
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
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
與天綱埒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
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

爲莫離支所囚居士室六年還及爲蒲州歲如期則召
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
占憬藏答曰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
法客死仁軌爲尚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
何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
見憬藏問之乂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
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
秀杜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
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脩緩法曰豕視淫又
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廷

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太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旣台
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乙
弗弘禮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爲萬乘主所
戒在德而已及卽位悉詔請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
海內寔亂帝曰而昔言朕旣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逡巡
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
者不長然聖人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監視毋
得與外語薛大鼎坐事沒爲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弘禮
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指腰而下曰位
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壽裴冕爲河

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雒日卽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冕遂相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謹責驛史榜之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給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王遠智系本琅邪後爲揚州人父雲選爲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

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曰俄復鬢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徵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諭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卽茅山爲觀俾居之璽詔

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拜敕立祠觀以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太史令薛頤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詫且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卽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諡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諡升玄

薛頤者潯州人當隋大業時爲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初追道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爲太史丞相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頤因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丐爲道士帝爲築觀九變山號曰紫府拜頤大中大夫往居之卽祠建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爲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馱効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禮賜殊縛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爲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爲壇

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其譎幻類若此歷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內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巨之測睿宗立或言陰有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寵映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死庚子蓋百七歲云玄宗下詔褻悼贈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察酒山賓五世孫少隨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得其術乾封初應岳牧

本訓黃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擢冀王府文學試爲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邪爲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爲二符刺室上樂卽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累遷正諫大夫帝令人閣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爲言至爲武后作馱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四年爲盜所刺於東都好孝者爲言崇儼役鬼勞苦爲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故贈侍中諡曰莊擢

子珪爲祕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謚等雜治誣服者甚衆及太子廢死狀乃明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史令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以獻甫爲令不隸祕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集術家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災惑犯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爲卿馱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憂至秋卒后嗟異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云

嚴善思名譔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真蔡靜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褚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數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災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災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

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擊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卽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

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武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蓋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茹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爲除禮部

尚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
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
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寃
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
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
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
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比
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
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
蓂代之乃往折蓂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
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鷄使者可市其一必得
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
上往取之而得亡奴衆以爲神時有浮屠泓者黃州人
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當指所服示
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
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
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
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它
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

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
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痛補它肉無益也說子
皆汙賊死近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系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聞世
傳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恒州
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
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絕仆文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
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
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僊事語祕不傳果善息氣能
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

寶曆六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天壽節夜光者
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
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
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
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
更出藥傳其斷良又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欲以
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祕書少監王迴質太常
少卿蕭莘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
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
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

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持二人至恒
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樓霞觀其所夜光
者薊州人少爲浮屠至長安因九僊公主得召見溫泉
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繒千數
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黃老作潁陽書世傳之天寶
中有孫甌生者以伎聞能使石自鬪草爲人騎馳走楊
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
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賜金
帛然卒不得帝怒裏以幞毆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
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
常卿韋紹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
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鬢則長生可致
藤生太湖中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
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
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匳
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撫又言終南
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
衛將軍甘守誠能銘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藟也旱藕杜
蒙也方家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

多暴死乃止撫內慙悻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齋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右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矜膺曰它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汙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本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千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温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聞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吳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

萬曆二十三年刊

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彊入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李鵬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家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唐書卷二百四

唐書卷二百五

列女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 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雪霜亦

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
夫婦婦之懿云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
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
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儷它族於此長決矣答曰夫天也
可背乎願死無它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許夫姻媾歲時
朔望裴致禮惟謹居不御薰澤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
者謂人曰不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
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
更娶介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爲夫婦

楊慶妻王者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爲郇王守榮
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爲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
慶謀與王歸唐謝曰鄭以我奉箕箒者綴公之心今負
恩背義自爲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
還東都慶不聽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
死若是生何益乃飲藥死慶入朝官宜州刺史
房玄齡妻盧失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
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
明無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

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鉗得保養許之
時喪亂餓死者籍籍游丐道路以食師仁身啖土飲水
後詐爲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求
壽鄉君

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寡
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
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樊會仁母敬蒲州河東人字象子笄而生會仁夫死事
舅姑祥順家以其少欲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爲
母病使歸視敬至知見給乃外爲不知者私謂會仁曰

吾孀處不死者以母老兒幼今舅將奪吾志汝云何會
仁泣敬曰兒母啼乃伺隙遁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守
乃罷會仁未冠卒時敬母又終旣葬謂所親曰母死子
亡何生爲不食數日死聞者憐之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
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
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
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徒雍州賜田宅
州縣以禮嫁之

鄭義宗妻盧者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

盜持兵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
爲賊粹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答曰人所以異鳥
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隣里急難尚相赴况姑可委棄
邪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栢後
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劉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丞喪
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絕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
孝稱五年父亡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
左寒不縣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
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

于敏直妻張者皖城公儉女也生三歲每父母病已能
晝夜省侍顏色如成人及長愈恭順仁孝儉病篤聞之
號泣幾絕儉死一慟遂卒高宗懿其行賜物百段以狀
屬史官○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繼
哀王後而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
先嘗靈龜卒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
有知竟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者嘉歎喪除兄弟共
諭妃少又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
未能夠溝壑尚可御粧澤祭他胙乎將自剗刎衆遂不
敢彊○揚紹宗妻王華州華陰人在祿而母亡繼母鞠

唐書卷二百五 列傳 四
愛父征遼歿繼母又卒三年十五乃舉二母柩面立父象招魂以葬廬墓左永徽中詔揚氏婦在隋時父歿遼西能招魂克葬至祖父母塋隧親服板築哀感行路因賜物段拜粟以闕表門○賈孝女濮州鄆城人年十五父爲族人玄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自樹立教伺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彊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玄詣闕請代弟死高宗閱歎詔并免之內徙洛陽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死無子以嫠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織能辨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師其風訓壽終千家

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其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引刀斬其指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粟米量之三斛而羸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旣也又問車庸有幾曰

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亡殯子堂十年朝夕臨及笄母欲嫁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庀葬具州里送葬千餘人廬于墓蓬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塋蔣松數百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閭

崔繪妻盧者鸞臺侍郎獻之女獻有美名繪喪盧年少家欲嫁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沖早亡思沖方顯車表求繼室詔許家內外姻皆然可思沖歸幣三百輦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人乎寧沒身為婢為夕出自竇糞穢蟻面還崔舍斷髮自誓思沖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為浮屠尼以終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為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卽截髮麻衣不薰節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婦里○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妹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為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高歡

妻秦叡爲趙州刺史爲賊啜所攻州陷叡仰樂不死至
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自死叡視
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女足榮自是
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之○王琳妻韋者士
族也琳爲眉州司功參軍俗僭侈盛飾韋不知有簪餌
訓二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韋年二十五家欲
彊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或終日不食卒年
七十五著女訓行於世

盧惟清妻徐淄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仕歷校書郎徐女
兄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貶播川尉徐還鄉
里糲食斥鈔膏采絺不御會大赦徐間關迎惟清至荆
州聞惟清死二髯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
不敢逼劫其貲去徐倍道行至播川足繭流血得惟清
尸以喪還閱歲至洛陽旣葬以無子終服還陳留汴州
刺史齊澣高其節頌而詩之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紝頗自脩整父
勤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
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鄉人異之歸贈
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
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竇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遇賊行剽二女自匿山谷賊迹而得之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汗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俄而仲亦躍而墜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門閭免其家徭役官爲庀葬

盧南妻李秦州成紀人父瀾永泰初爲蘄令梁宋兵興瀾諭降劇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瀾賣已執瀾及其弟渤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又有王泛妻裴者亦俘賊中欲汗之罵曰吾衣冠子豈愛生受汗邪賊臨以兵罵不止乃支解焉宣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李孝昌縣君裴河東縣君瀾渤

竝贈官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薄爲賊所掠將汗之不從語家媪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卽死於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高愍女名姝姝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曰

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
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
問父在所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
諸儒爭爲之誄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
州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
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
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
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
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

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
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
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十
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
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
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
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於牀忠侃遽登城會
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
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鄭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
僮女丁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

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
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
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
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揚烈婦忼慨知君臣大義云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
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
直言署曰非君乎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死然
及湯沐髮墮無餘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它州
聞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既至
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
爲開見棺舌去塵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柏有異
鳥至後母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匕箸及亡刺血
書于母臂而葬廬墓終身

李湍妻某氏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
爲賊縛而鬻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觀者歎
泣重胤請以其事屬史官詔可

董昌齡母揚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爲吳
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徙鄆
城揚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速降無以我累兒爲

忠臣吾死不慊會王師逼郾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卽拜
郾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
嘆元濟囚揚欲殺者屢矣蔡平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遜
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
蕃寇邊竝戰死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縗裳抵涇
屯日丐貸護二喪還葬于鄉植松柏翦髮壞容廬墓所
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
重氣決娶歲餘與謝父同賈江湖上竝爲盜所殺小娥
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
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持問內外姻莫能
曉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
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亡命者也
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春
于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
自効蘭寢倚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
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宅日蘭盡集羣
偷釃酒蘭與春醉臥廬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
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贓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

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
觀察使使不爲請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
道垢衣糲飯終身

楊含妻蕭父歷爲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
與媚皆韶淑毀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宣
州戰烏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墻納棺成
墳蒔松栢朝夕臨有馴烏編兔菌芝之祥長老等爲立
舍歲時進粟縑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
弱不能北還君誠爲我致二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
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如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
辭其采已葬乃釋服而歸揚云

韋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
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
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
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太和中揚志誠表其烈詔贈
蘭陵縣君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爲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
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
免卽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方厚閉父
以爪攫棺爪盡乃絕程懼并死不敢哭昌齡恬不疑厚

遣其喪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刎陳寃下御史
鞫治有實昌齡乃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
九品正員官

鄭孝女兗州瑕丘人父神佐爲官兵戰死慶州時母已
亡又無兄弟女時年二十四卽剪髮毀服身護喪還鄉
里與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栢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
慶至是謝不嫁大中中兗州節度使蕭俶狀于朝有詔
旌表其閭

李延節妻崔乾符中延節爲郟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延
節被執賊見崔妹美將妻之詬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
奈何受賊汗賊怒剗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
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
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
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
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
而絕

竇烈婦者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初回州軍亂遂節度
使李瑋走河中令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
盜入捽令首欲殺之竇泣蔽捍苦持賊袂至中刀不解

令得脫走不死賊亦去京兆聞之歸酒帛醫藥幾死而愈

李拯妻盧者美姿能屬文擢字昌時咸通末擢進士遷累考功郎中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爲翰林學士帝出寶鷄陷于嗣襄王煜煜敗拯死盧伏尸哭王行逾兵逼之不從脅以刃斷一臂死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卽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柝矣迪裹餘體歸葬之

宋延壽妻王者當楊行密時延壽事行密爲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使田頔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延壽欲與楊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楊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願日一介爲驗許之及爲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卽部家僕

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牙
居呼天曰我誓不為讎人辱赴火死

唐書卷二百五
唐書卷二百六

唐書卷二百六 外戚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 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王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
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
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
汙鈇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敕天寶奪明委政
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

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
哀哉代德而降闔戶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
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者蒙責輕理所
固然若乃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
內寵者自見別傳云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也父整仕隋爲涿郡太守懷恩
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逮長稍學記書而居
財不訾喜文豪猾博徒爲鄆令以疾免高祖平京師拜
長安令頗嚴明如職而辨帝受禪擢工部尚書初虞州
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不克帝遣懷恩代將性

貪寡筭畧數戰無功士喪沮詔書切責而懷恩稍怨望
帝嘗與戲曰弟姑子悉有天下次當爾邪懷恩內喜以
爲天命既而居忽忽吃曰我家渠獨女子富貴也因謀
亂是時虞鄉南山多盜而劉武周使宋金剛畧澮州
帝發關中軍屬秦王屯栢壁繇是懷恩與麾下元君寶
解令榮靜謀引王行本軍與武周連和割河東以啗之
引羣賊取永豐倉絕秦王餉道長驅三輔會君素死而
行本得其兵部畫已定而夏人呂崇茂殺縣令應武周
帝敕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
儉擊夏爲金剛所掩諸將皆沒於賊君寶與開府劉讓

私侮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也故謀寔露及秦王敗武周於美良川懷恩逃歸帝命師攻蒲州君寶聞曰王者不死果其然唐儉知狀會武周還劉讓求罷兵因白發懷恩等姦于時行本舉蒲州降懷恩勒兵入城帝方濟河而讓至具得反狀帝召之懷恩不知也單舟以來即縛之窮索黨與縊死于獄以首狗華陰市籍入其家

武士護字信世殖貨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後留守太原引爲行軍司鎧參軍募兵既集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王威高君雅私謂士護曰弘

基等皆背征三衛罪當死柰何授之兵吾且劾繫之士護曰此皆唐公客若爾必有大嫌故威等疑不發會司兵參軍田德平欲勸威劾募人狀士護脅謂曰討捕兵悉隸唐無與徒寄坐耳何能爲德平亦止兵

起士護不以大將軍府鎧曹參軍從平京師爲

光祿大夫義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

故王威黨也以能罷繫劉弘基等其意可錄且嘗禮我故酬汝以官今胡廷妄媚我邪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歷利荆二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定高宗永徽中以士護仲女爲皇后故崇贈并州都督司徒周國

公咸亨中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配享高祖廟廷列功臣上后監朝尊爲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屬追王五世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七廟追冊爲帝諸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先天中有詔削士彥僞號仍爲太原王廟遂廢始士彥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元女妻賀蘭氏早寡季女妻郭氏不顯士彥卒後諸子事楊不盡禮乃銜之后立封楊爲代國夫人進爲榮國后姊爲韓國夫人於時元慶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兄子惟良衛尉少卿楊諷后上疏出元慶等于外以示退讓由是元慶斥龍州元爽濠州惟

良始州元慶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時惟良及其弟淄州刺史懷運與岳牧集於泰山下由是韓國有女在宮中帝尤愛幸后欲并殺之即導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寘董焉賀蘭食之暴死后歸罪惟良等誅之諷有司改姓蝮氏絕屬籍元爽緣坐死家屬投嶺外后取賀蘭敏之爲士彥後賜氏武襲封擢累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敏之韶秀自喜恣於榮國挾所愛佻橫多過失及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徼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爲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彊私之焉楊喪未畢褫衰廢龕奏音樂

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遂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焉道中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護後宗屬悉原士護兄士稜士逸

士稜字彥威少柔愿力干田官司農少卿宣城縣公常主苑囿農稼事卒贈潭州都督陪葬獻陵

士逸字述有戰功爲齊王府戶曹參軍六安縣公從王守太原爲劉武周所執嘗遣間人陳破賊計賊平擢授益州行臺左丞數上言當世得失高祖嘉納之終韶州刺史

承嗣旣還擢尚輦奉御襲周國公遷秘書監禮部尚書俄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辭位垂拱初以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改納言代蘓良嗣爲文昌左相性暴輕忍禍聞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竊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國及已武氏當有天下即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倡議追王先世立宗廟又王元慶曰梁王謚憲元爽魏王謚德后從父士讓楚王謚僖士逸蜀王謚節又贈兄子承業陳王而承嗣爲魏王元慶子三思爲梁

王士讓之孫攸寧爲建昌王攸歸九江王攸望會稽王
士逸孫懿宗河內王嗣宗臨川王仁範河間王仁範子
載德潁川王士稜孫攸暨千乘王惟良子攸宜建安王
攸緒安平王從子攸止恒安王重規高平王承嗣子延
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子崇訓高陽王崇烈
王承業子延嗣 王延祚咸安王承嗣實封千戶監
脩國史密諭后黨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
立已爲皇太子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格輔元皆執不
宜承嗣不得已 諭嘉福等不罪也怨長倩等皆
以罪誅以特進罷未幾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承嗣爲左

相而攸寧爲納言故皆罷又與三思同三品不及月俱
免復拜特進后決意遷太子矣久之遷太子太保不得
忠鞅鞅憤死贈太尉并州牧謚曰宣延基襲爵后嫌斥
其名更曰繼魏王

三思當太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脩國史爵爲王
契丹陷營州以榆關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
三品踰月去位又檢校內史罷爲太子少保遷賓客仍
監國史三思性傾諛善迎諧主意鈎探隱微故后頗信
任數幸其第賞予尤渥薛二張方丞蠱三思痛屈節爲
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淫汙

覲然如人而不耻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羣不肖即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幸已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崇訓之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宮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無復禮法中宗復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戶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實戶俄以太后遺詔還所減而封崇訓鎬國公三思既私葺后又與上官

昭容亂內忌節愍太子即與主謀廢之太子懼故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餘人帝聞之爲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謚曰宣追封崇訓王謚曰忠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宗立以父子皆逆即斲棺暴尸夷其墓

懿宗以司農卿爵爲郡王歷懷洛二州刺史神功元年孫萬榮敗王孝傑兵詔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討之而婁師德沙吒忠義並爲總管兵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不知所出欲棄軍走或勸曰賊雖衆無輜載以鈔剽爲命若按兵老之擊其歸可成大功懿宗不

暇計退保相州賊遂進屠趙州後萬榮死懿宗復與妻
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抵死先別取膽
乃殺之血沫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之入寇也別帥何
阿小陷冀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暴忍似之故號稱兩
何人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初懿宗天授間受詔
訊大獄誅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內刑壅中無有脫者
其險酷雖周來等不能繼也神龍初遷太子庶事終懷
刑刺史

攸暨自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右
衛大將軍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爲定王實封戶六
百遷麟臺監司祀鄉長安中降王壽春加特進中宗時
拜司徒復王定加戶千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延秀之
誅降楚國公攸暨沈謹和厚於時無忤專自奉養而已
景龍中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還定王謚曰忠簡坐公
主大道夷其墓

韋温者中宗廢后庶人從父兄也后父玄貞歷普州參
軍事以女爲皇太子妃故擢累豫州刺史帝幽房陵玄
貞流死欽州妻崔爲蠻首甯承所殺四子洵浩洞泚同
死容州后二女弟逃還京師帝復政是日詔贈玄貞上
洛郡王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温父玄儼魯國公特

進并州大都督遣使者迎玄貞喪詔廣州都督周仁軌
討甯承斬其首祭崔枢官仁軌左羽林大將軍汝南郡
公枢至帝與后登長樂宮望而哭贈鄴王謚文獻號廟
曰襄德陵曰榮先置令丞給百戶掃除贈洵吏部尚書
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洞衛尉鄉淮陽即泚太僕
卿上蔡郡並葬京師温初試吏坐贓斥神龍初擢宗正
卿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湑自洛州戶曹參軍事連
拜左羽林大將軍曹國公后大妹嫁陸頌進國子祭酒
仲妹嫁嗣虢王邕湑子捷尚成安公主温從弟濯尚定
安公主並拜駙馬都尉捷爲右羽林將軍景龍三年温

以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遙領揚州大都督温既
見天下事在手欲自殖以牢其權引用支黨不相一公
卿雖畏伏然温無能不如諸武凶而熾也湑初兼脩文
館大學士時熒惑久留羽林后惡之方湑從至温泉后
毒殺之以塞變厚贈司徒并州大都督湑兄弟頗以文
詞進帝方盛選文章侍從與賦詩相娛樂湑雖爲學士
常在北軍無所造作有富商抵罪萬年令李令質按之
濯馳救令質不從毀於帝帝召令質至左右爲恐令質
從容曰濯於賊非親但以貨爲請濯雖勢重不如守陛
下法死無恨帝釋不責帝崩后專政畏有變敕温盡總

內外兵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捷從弟璿高嵩分領左右羽林軍溫與宗楚客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讖韋氏當受命謀殺少帝內憚相王太平公主屬尊欲先除之然後發其謀而玄宗兵夜起將軍葛福順攻玄武門入羽林斬播璿高嵩梟首以徇軍中相率而應無敢後后死遲旦斬溫分捕諸韋子弟無少長皆斬周仁軌者京兆萬年人后母族也方爲并州長史殘酷嗜殺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悟睿宗夷玄貞洵墳墓民盜取寶玉略盡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而陵與尉名合云

王仁皎字鳴鶴玄宗廢后父也景龍中以將帥舉授其泉府果毅遷左衛中郎將帝即位以后故擢將作大匠進累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戶三百仁皎避職不事委遠名譽厚奉養積媵妾貲貨而已卒年六十九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謚昭宣官爲治葬掘行帝御望春亭過喪詔張說文其碑帝爲題石字守一守一與后孿生帝微時與雅舊後詔尚清陽公主從討太平主有功由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晉國公累進太

子少保襲父爵被遇良渥后廢貶柳州別駕至藍田賜死守一沓墨無顧藉財蓄巨萬皆籍入於官

揚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凡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旬貸于人無行檢不爲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笞屈之然卒以優爲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哀其貲至成都擄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至復入蜀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揚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爲與助使仲通之長安仲

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頎峻口辨給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耶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揚日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擄蒲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閑廐判官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棨戟而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

齋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賜羣臣各有差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俄拜御史大夫因引仲通爲京兆尹已兼領吏部國忠耻雲南無功知爲林甫掎摭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爲林甫中傷者妃又爲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然國忠就道惴惴不自安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顏林甫果死遂拜右相文部尚

書集賢院大學士監脩國史崇玄館大學士國宗已

則窮擿林甫姦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從封衛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自叢夥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賅公謁無所忌時安祿山方有寵總重兵于邊偃蹇不奉法帝護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終不出已下又持內援獨暴發反狀帝疑以位相媚不之信祿山雖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隱忍伺帝一日晏駕則稱兵及見帝嬖國忠甚畏不利已故謀日急俄而祿山授尚書右僕射帝恐國忠不悅故冊拜司空祿山還幽州覺國忠圖已反謀遂決

國忠令客何盈蹇昂刺求反狀諷京兆尹李峴圍其第捕祿山所善李超安岱李方來王岷殺之貶其黨吉温於合浦祿山上書自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於峴貶零陵太守以尉祿山意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於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爲平章事追入輔政以賈循爲使節度范陽呂知誨節度平盧楊光翺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覘祿山未還帝致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謂國忠曰祿山無二心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帝以欲自將而東使皇太子監國謂

左右曰我欲行一事國忠揣帝且禪太子歸謂女弟等曰太子監國吾屬矣誅因聚泣入訴於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祿山既發范陽歎咤曰國忠頭來何遲哥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

反疑之乃

戰翰

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書聞是日帝自南內移伏未央宮國忠見百官鯁咽不自勝監察御史高適請率百官子弟及募豪桀十萬拒守衆以爲不可初國忠聞難作自以身 劔南豫置腹心梁益間爲 完 至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蜀便帝然之明日遲 帝出延秋門羣臣不知猶上朝唯三衛彊騎立仗尚聞刻漏聲

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數百人。帝右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謀殺國忠不克，進次馬嵬，將士疲乏，食玄禮懼亂，召諸將曰：「今天子震蕩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云何？」眾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會。」吐蕃使有請於國忠，眾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誅反，衛騎合國忠突出，或射中其頸，殺之，爭啖其肉，且盡梟首。」以狗帝驚曰：「國忠遂反邪？」時吐蕃使亦矣。御史大夫魏方進責眾曰：「何故殺宰相？眾怒，又殺之。」四子暄、晁、晞、暄位太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蹶弩，眾射之，身貫百矢，乃殪。晁尚萬春公。王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晁奔漢中，為漢中王瑀擄死。晁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所斬。餘坐誅國忠本名釗，帝以圖讖有卯金刀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為之改今名。

李脩字脩，起寒賤，繇莊憲太后姪，婚得進，歷坊絳二州刺史，無它才，為政粗辨，性纖巧，飾厨傳，結納闈寺，求善譽。憲宗以為才，拜司農卿。進京兆尹，專聚斂，以固恩寵。數譖毀近臣，一時側目。方帝用兵，而脩屢有所獻，得不坐。纔詔奪稟，逢吉持之，乃削銀青一階。翌日加賜黃金。帝以浙西富饒，欲培擴遺利，以脩為觀察使，被疾還京。

師元和十四年卒士有相賀者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闕月宣宗卽位光興民伍拜諸衛將軍遷象平盧軍節度使徙河中鳳翔又賜鄆雲陽二縣良田大中四年詔除其租賦宰相言國常賦窶人下戶不免柰何以外戚廢法帝悟追格前詔俄封其妾爲夫人光曉帝意還詔不敢拜帝嘉之七年來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望不悅留爲右羽林統軍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賜金繒終不復委方鎮卒贈司徒詔罷三朝羣臣奉慰御史大夫李景讓曰禮外祖父母舅服小功五月伯叔父若兄弟齋縗朞所以疏外密內也王者不可使外戚彊按王公主喪不過三日光宣少降詔罷二日子漢卿終義昌軍節度使

唐書卷二百六終

唐書卷二百七

宦者列傳上第一百三十二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扈門闌三曰奚官治官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王供帳燈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

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
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
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
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
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
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
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
獻遺至萬計脩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
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
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
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
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
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
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慄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
鎮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
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
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
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悞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
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
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

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彙狐不神
天與之昏末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宦人之大者粹之

篇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冒所養姓少給事內侍省
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爲爪牙開元初
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
邑真臘金隣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
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
不意賊駭貽不暇謀遂大敗封尸爲涼觀而還十二年
五溪首領覃行章亂詔思勗爲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
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防
閣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邕州封陵獠梁
大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
斬支黨皆盡瀧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曾號
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勗發永道
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曾璘於陣行範走盤
遼諸洞思勗悉衆窮追生縛之阮其黨六萬獲馬金銀
鉅萬計卒年八十餘思勗驚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
務腦褫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
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勗殺之思勗縛于格

筮慘不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楚
客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高力士
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闡兒曰
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
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
禁中稟食司宮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爲
宮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
坊擢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
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
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
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
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
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躡至將相自餘承風
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
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
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脩功德市鳥獸
皆爲之使使還所裒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
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
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宅王公主呼爲翁戚里
諸家尊曰蒼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麥相失

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曾有七
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
相持號慟帝爲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
延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
程伯獻約力士爲兄弟後麥亡伯獻縗經受弔河間男
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史至
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
墓車徒背相望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
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
稍充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
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
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
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
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旣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
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爲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
還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
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貨所不逮鍾
戒力士宴公卿一扣鍾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
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漴列五磴日餽三百斛直有
袁思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

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思
藝爲之帝幸蜀思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
聞肅宗卽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
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人流亡河南漢北爲戰區
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
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五百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
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輔國以
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授調制因曰臣當死已久
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
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
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
先帝勞還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
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
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
我家老拙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
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
帝嘗以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襲付諸將
寧不暇邪對曰臣聞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
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
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

左右無人卽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錯言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飛龍殿副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廢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保定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爲淮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瑾部將戰申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爲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始裴冕與元振忤乃倚韓穎等罪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應因仲昇共誣殺瑒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瑒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旣誅斥或不自省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黃出居陝京師陷賊剽

府庫焚闔街蕭然爲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
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
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
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
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
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
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
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
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戮力陛下獨能以此
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
高枕不爲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疾
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
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
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
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
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
過乎宜卽募士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悛邪則帝王
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
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
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

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詮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秦州景詮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時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者奉先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旣而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焰熾然未泰初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郭以奉先爲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卒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爲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

朝恩爲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使子朝義爲游軍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文場監之王景岑討良王

希遷監之敗塲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
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
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
爲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
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
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
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口虜數犯
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耶今
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
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

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微伺誤寵未泰中詔判國子
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閑廐使封鄭國公始詣學詔宰
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
倡侑燕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爲附學生列廡次
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
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
凡詔會羣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雖
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
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黜衍以動造又謀將
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

輯羣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可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徒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卒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勝爽表爲佛祠爲章敬太后薦福卽后諡以名祠許之

於是用度侈浩公塚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旣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久之讓判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徒封韓增實封百戶俄兼檢校國子監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昵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寃死故市人號入地牢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鉅萬人無敢發其姦朝廷裁決朝

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微者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微稱謝帝笑曰小兒童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奧語悉爲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常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

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號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爲虞也郭子儀密白朝恩嘗結周智光爲外應又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未卽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方寒食宴禁中旣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辨悖微皓與左右禽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

等使增實封戶六百內侍監如故外咸言旣奉詔乃投
縊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帝懼軍亂進劉希暹
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慰曉將士獨希暹自知
同惡言不遜駕鶴白發之遂賜死而賈明觀兼得幸於
載故載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所厚禮
部尚書禮儀使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坐
貶

賈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
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
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
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
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詔監神策
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爲左神策軍大將
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
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
賈霍權震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
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參
慮補置索賕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畧士妻女
無所憚詔殺之于軍其隆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
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焦

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詰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擢累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遠行囚于軍吏爲具酒食遠欲悅媚之故不拒。文場劾奏詔流遠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其後楊志廉孫榮義爲左右中尉招權驕肆與竇霍畧等帝晚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竦曹壽繫訊人情大懼司業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俄得釋。是時宦官復盛矣。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尚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志廉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榮義涇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故改焉。性忠彊識義理平涼之盟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會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欲遂奪神策兵以自彊卽用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宦者權而忠言素懦

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王呂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綱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高崇文討劉闢復爲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闢所破囚之崇文至闢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訾遷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呂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閩鄉自殺又郭旻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旻王志忠縱鷹隼入民家榜二百奪職由是莫不惴畏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黃門直東宮爲掖廷局博士察察有才憲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封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卽詔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內寺伯宋惟澄曹進玉爲館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鄘許

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
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
帝乃更爲招討宣慰使爲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御衆
無它遠畧爲盧從史侮狎踰年無功賴中詔摘使執從
史而間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爲中尉平
仲劾承璀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帝不
獲已罷爲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會
劉希光絀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
賜死跡絀承璀故令出監淮南軍織人太子通事舍人
李涉投匭言承璀等寃狀於是孔戣知匭事閱其劄不
受卽表其姦逐爲峽州司倉參軍然帝於承璀殊厚會
李絳在翰林苦論其過故決遣之帝後欲還承璀爲罷
絳宰相召爲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
承璀請立禮王不從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毛二
尺惡之躬糞除瘞之踰年帝崩穆宗銜前議殺之禁中
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寃詔許子士曄收葬
宣宗時擢士曄右神策中尉是時諸道歲進閩兒號私
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爲中官區數咸通中
杜宣猷爲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
戶宣猷卒用羣宦力徙宣歙觀察使

馬存亮字李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
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
餘萬存亮料粟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初染署
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日我嘗爲子卜子當御
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
染材入宮衛士不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
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載者韶謂
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門閉時帝擊毬清思
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
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常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
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存亮
出迎捧帝走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
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盜乘輿餘膳揖玄明偶食
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
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
全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
將軍李泳與國忠率騎兵討賊曰暮射韶及玄明皆死
始賊入中人倉卒繇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遲明
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延英門見天子
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賊所入闌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

誅賜存亮實封戶二百梁守謙進開府儀同三司它論
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
軍代還爲內飛龍使大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
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
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
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爲掖
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
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
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
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
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
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
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
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
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
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大和間
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
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
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

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興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臣反示牒于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

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卽以訓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宦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救死妄相殺戮謂爲反逆有如大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俘劫橫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脩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卽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

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彊自是鬱鬱不樂兩軍毬獵宴會絕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間召宰相見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

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珣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珣不從乃矯詔立潁王爲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爲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發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言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珣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矣帝每防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縑糧芻菽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

豫爾渠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母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間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祕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卽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

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玄价家頗以節誼自奮玄价奇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臯臯有威名者世訟其寃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譖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復光有謀略累監諸鎮軍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尚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階禍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禽徐唐苦王鐸爲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棄

荆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宋浩領荆南泰寧將段彥謨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爲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爲禮彥謨亦恥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彥謨引慄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留後而奏浩罪薦彥謨爲朗州刺史詔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遏賊右衝帝西幸召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謨爲荆南節度使彥謨給行邊詣復光以黃金數百兩爲謝其後忠武屢受賊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旣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

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昧昧邪？爰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杯盟曰：有如酒，卽遣子守亮斬賊使于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爰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卽遣部將王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淑逗遛，復光斬之，并其軍爲八。以鹿晏弘、晉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爲之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伺隙，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爲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鐫諭溫，以所部降。方賊之彊，重榮憂不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負國拒戰邪，則兵寡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爲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卽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忍禍者，若諭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諡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諸子爲將帥數十人，守宗亦爲忠武節度使。

貞日楚郎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兩軍寵

過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
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
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
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其光曰臣規泚且

唐書卷二百八 宣者列傳下第一百三十三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蕭長有

承直郎 司業

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闈奴為閑廐小兒貌倜儻略通書
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殿中簿最王鉷為使以典
禾豆能檢撻耗欺焉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
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
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

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
事重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實一委之
輔國能隨事齷齷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
不啖葷時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思也帝還京
師拜殿中監閑廐五坊宮苑營田栽接總監使兼隴右
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
實封戶五百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
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祭事廳見數十人吏雖有
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二司制劾有所捕
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

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
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
父帝爲娶元擢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弟兄皆位
臺省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赦不錄中書出
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複道
來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
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王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黎
園弟子日奏聲伎爲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
猶不爲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
樓南俯大道因裴向魏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

元中劔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入王銑等飲賚予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卽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秋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

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鞞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尪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溱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宮聲樂育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快快不豫至棄天下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

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會既得志乃厭然驕缺求宰相帝重違曰卿勲力何任不可但羣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已帝密擿蕭華使喻止冕張皇后數疾其顯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兗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卽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他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曰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

國頗自安又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憫然憂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爲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門者不內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諭遣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昵甚輔國領中書穎進祕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爲山

陵使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秦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諡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爲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王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鏘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號人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爲黃金詔除號令與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恚貴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羣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罅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

守澄以軍容使就弟使內養齋醮賜死事秘時無知者
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年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
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便殿內籍
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
狎息殿中爲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趨勇進于帝嘗閱角
觝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
所親近旣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
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計逆振李少端魚志
弘侍從不及皆削秋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
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羣飲旣
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弑帝更衣室矯詔
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
詔終王卽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顯兵
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
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
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
貲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
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

田合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

宗卽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帝冲駿喜鬪鷲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鷲一鷲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帝爲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益闕櫃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旣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沓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八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偈和初黃巢求廣州願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爲陛下除姦臣乘輿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卽以羽林白馬載帝書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爲十軍十二

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
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陜陋稍鬱鬱日
與嬪侍博飲時時攘挾北望惘然流涕令孜伺問開釋
呼萬歲帝爲怡悅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鋌敬瑄
方拜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
帽名黃頭軍以捍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巴賜而不
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
酒卽賜之黃頭將郭琪不甘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
士誠大願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戰兌項薄契丹
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醜注酒中琪

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
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駢所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
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諫君
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
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
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有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
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合孜閉城自守不召宰
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
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
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

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墓願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隸許諸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平令孜以主鐸爲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揚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已故薄其賞自謂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死大喜卽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慤者

富家手頗沈鷲賊在長安知慤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爲屯不屈賊陰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衆由是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復光部將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瑱奔龍州晏弘自爲留後以建及張造韓建等爲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

駕五都令孜以復光故纔授諸衛將軍皆養爲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已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爲禮匡祐教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貴其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卽自兼兩池權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合鄜延靈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玫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爲令孜

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舍廬十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二宮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宰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玫畏克用且偪與重榮連章請誅令孜而駐鳳翔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玫勸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惡令孜劫質天子生方鎮之難使玫進迎乘輿玫引兵追行在敗興鳳楊晟軍帝次梁洋

稍引而南攻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勝計令孜懼人圖已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劍五百清道囊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亢追兵改長驅躡帝帝以閣道毀走他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攻重榮表誅令孜安慰羣臣詔以令孜爲劍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邁率羣臣在鳳翔者表令孜顯國煽禍惑小人計交亂羣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孜在不奉命孜乃奉嗣襄王愷卽僞位孜敗帝乃得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王謝足且拘得馬可滑令孜怒扶王彊之行王恥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語令孜自署劍南監軍使閱拱宸奉鑿軍自備晝夜馳入城固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王卽位是爲昭宗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出王建爲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卬蜀黎雅等州詔卽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亢朝廷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

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
面計事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因令
孜碧雞坊始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爲諸軍所疾令孜因
事召見欲殺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爲子名彥賓卽李茂
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爲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
同日死臨刑裂帛爲紕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
我庸有禮因教益入法既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
爵

唐書卷二百九

酷吏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

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
覆奏獄已決尚芊然爲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
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懦庸盜攘天權
畏下異已欲脅制羣臣橫剪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
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梟於

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
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與澤吻磨牙噬紳縷若
狗豚然至叛時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彊之
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幃闥而天命已遷猶
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
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劾之吏以嶮責痛詆爲
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籤爪
縣暴熏日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
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
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
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爲密夕與爲讎一罹攝逮便與妻
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
息而酷吏寢寢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叢姦
臣作威渠儉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
擊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爲酷觀俊臣輩怵利
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士直云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見
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已者元禮揣旨卽上書言
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爲推使卽洛州牧院爲制獄作
鐵籠繫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

曬翅或紡囚梁上繩石於頭訊一囚窮根抵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衣冠氣褫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殺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薛懷義始貴而元禮養爲假子故爲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賊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爲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琅琊王冲反狀爲續所抑武后以爲諒擢索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讎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繁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暉衛遂忠等陰嚙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讎公卿上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爲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俊臣或侯思止推具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俊臣等顯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爲

支脉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鞠囚不問輕重皆注醢于鼻掘地爲牢或寢以溷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卽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卽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爲帽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宏崔神基盧獻等下獄俊臣顛以夷誅大臣爲功乃奏囚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

和按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責謂俊臣對曰是囚不禡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紉往視遽假仁傑襪帶立西廂紉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聞先是宰相樂思晦爲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爲俊臣所弄耳后意解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卽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爲御史紀履忠所劾

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爲民長壽中還投殿
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
母俄召爲合宮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
十人以官戶無面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
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
務面訟寃僅得解綦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
數十族旣欲擅發姦功卽中頊以法頊大懼求見后自
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戩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
司無敢治因自刎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爲流涕俊臣奏
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爲宥死流漢
州萬歲通天中上巳與其黨集龍門題搢紳名於石抵
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謀繩
其惡未發衛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辯素與俊臣善始王
慶詵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彊娶之它日會妻族酒
酣遂忠詣之闈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臣耻妻見
辱已命毆而縛于庭旣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慙自殺
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俊臣知羣
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
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騁志遂忠發其謀初俊臣屢拊
撫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

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
背著牀瞑矣爭抉目撻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
無子餘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
員及敗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
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時有來子珣周興者皆萬年人
永昌初子珣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學術語言蚩惡
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既誣雅州刺
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掘夷先墓得遷游擊將軍常
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興少習法律自尚書吏積
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
拜尚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
美名興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興
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
蹴之三仆三作天投中人告子珣興與丘神勣謀反詔
來俊臣鞠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
不服柰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
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
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勣而宥興嶺表在道爲讎人所
殺神勣者行恭子爲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害章
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勣下遷疊州刺史俄復故官佐

俊臣等爲慘獄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拜
神勣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勣盡
殺之凡千餘族卽拜大將軍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嬾不治業爲渤海高元禮奴詭
狠無良恒州刺史裴貞咎吏吏積怨教思止告舒王元
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鞠訊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軍元
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
對解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
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教
上以君無字心純騎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

居其地旣而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
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丞承白司馬不爾
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卽殺琅邪王
冲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墜
足絰鐙爲所曳者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
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鐸截之無抑我承反
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
孰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牀元忠
徐就坐色不變獄稍挺思止音吐鄙而訛人效以爲笑
侍御史霍獻可數嘲斬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我已

用之何所誚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臣棄故妻
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
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詵女已辱國此奴
復爾邪榜殺之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
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爲狹室積蒿施甑
爨其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它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
懼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
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令集衆捕逐畦菘無遺
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

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
元禮使嶺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持我
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
何氣類爲杖殺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爲寧陵丞天授中由革命舉得
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
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再遷
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
見顏間請視便液卽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
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嘗按芳州

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爲厲命家人禳
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
援刀自剗腹死頃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
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
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初以鸞臺典儀繁遷監察御史中
宗時武三思彘僭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
之事覺捕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
初欲原盡其情會敕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畏禍麤滅
無所問囚呼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咕
噓紹之翻然不復顧卽引力士十餘曳囚至築其口反
接送獄中謂仲之曰事不諧矣仲之因言三思反狀紹
之怒擊折其臂囚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
束之卒誣以謀反皆論族囚等已誅紹之意岸軒傲朝
野注目擢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過汴州廷辱錄事參
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爲監察御史而紹之坐贓詔傳弓
卽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頃辱傳弓今來按
我死矣獄具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故減
死貶瓊山尉俄逃還京萬石尉捕擊折其足更授南陵
令員外置開元中爲括州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周利貞者亡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
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闌魚公何疑
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闌得之刺史
大笑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諧附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爲
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
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可
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
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已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爲仇
人徂報幾不免先天初爲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謫嶺
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琬護而免利貞顯事剝
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爲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
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
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華原令康
暉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劉暉楊允衛遂忠公孫
琰廉州司馬鍾思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尋復授珍州
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
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
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鉏僇桓敬
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
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爲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絀

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又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讎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擢典要藩繇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爲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寃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開元中又有洛陽尉王鈞河南丞嚴安之捶人畏不死視腫潰復笞之至血流乃喜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神龍初爲兗州兵曹參軍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其首送東都遷并州錄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韋后黨也玄宗平內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齎還京師遷累左臺侍御史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東都爲讎家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黨窮極慘楚當以重辟崇道

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並海內名士皆絳染流徙天下
咨其冤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罄訴傑坐斥衢州刺
史故旭益橫殘毒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其爲人苛急
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
曰驢駒拔獠犢子縣等以怖下又縋髮以石脅承之時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
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
三豹宋王憲官屬納希虬兄爲劔南令坐贓旭奉使臨
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贓數百萬希虬使
奴爲臺傭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疏旭請求積數
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爲上聞詔劾治獲姦賊
不貲貶龍州尉憲而死

吉溫故宰相項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諂附貴宦若子
姓奉父兄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稷得幸引
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丞不良我不用罷之蕭昊爲河
南尹御史遣溫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又不爲末撤右
相李林甫善昊故得免昊入守京兆尹而溫方調萬年
尉不辭人爲寒恐於是高力士間出就第昊多私謁溫
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昊通謁溫陽惶恐趨
避力士止之語昊曰吾故人也昊揖乃去它日到昊府

辭曰國家法不敢墮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吳待盡歡
林甫與李適之張垧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垧兄均爲侍
郎林甫密遣吏撻其銓史僞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
御史雜治案日情不得吳使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
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榜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
請如牒乃挺出諸史迎懾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
獄具林甫以爲能溫嘗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
縛林甫又當國權焮天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已者先引
溫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奭爲奔走椎銀詔獄希奭文深
虐其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以姻家故自御史
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宿納其出武敬一
女爲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
參軍柳勣影會發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以誣誅因
引勣所善王曾王脩已盧寧徐徵悉遠縛論死尸積大
理垣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
溫怒乃諷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逐林甫惡楊慎矜
王鉷飛書言圖讖事委溫以獄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溫
父善見溫襁褓時溫馳至東都逮捕楊氏親屬賓客取
敬忠於汝州鐵鑲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曰慎
矜獄具須君一辨君卽服罪可貸卽不服死不解敬忠

卽索筆自款溫陽不見再三請乃與之對如溫所救溫
謝曰大人母懼乃下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讖不
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挾讖以入於是慎矜兄弟皆賜死
株連數十族是時溫與希奭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綱公
卿見者莫敢耦語溫推事未窮而先計賊成奏乃引囚
問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敢選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
矣林甫才其爲擢戶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安祿山
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溫皆媚附之兄事祿山嘗密
諗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父亦不
顯以官公若薦我爲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

祿山大悅亟稱溫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祿山領河東
節度表溫自副并知節度營田管內採訪總留事拜鴈
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母喪解祿山表爲魏郡太守
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
祿山救吏設白紬帳于傳以候命慶緒親御而餞之溫
銜其德故朝廷動靜輒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二載祿
山入朝領閑廐使薦溫武部侍郎以爲副國忠與祿山
爭寵而溫昵祿山甚國忠不善也會河東太守韋陟怨
失職因溫以交祿山徧饋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溫
澧陽長史其屬員錫及陟皆坐貶明年溫仍坐受賂奪

民馬貶端溪尉始林甫死希奭出爲始安太守張博齊
韋陟韋誠奢李從一員錫皆逗遛始安溫旣謫又依希
奭以居國忠奏遣蔣沈臨按希奭擅稽罪人貶海康員
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五人溫之斥帝在華清宮詔從
臣曰溫本酷吏子朕過用之故屢構大獄專威福今旣
斥公屬安矣溫死五月而祿山反卽僞位求溫子方七
歲授河南參軍以報之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爲駙馬都尉
貌豐偉飲酒至斗不亂器有吏幹然性陰刻樂禍天寶
中舉明經爲萬年尉踰月擢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爲東

畿採訪使引爲判官渾少上賊敗器亦廢後爲奉先令安
祿山陷京師器受賊署守奉先頃之同羅背賊賊將安
守忠張通儒亡去渭上義兵且數萬器大懼悉毀賊所
署符敕募衆以應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呂諲得
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肅宗至鳳翔兼禮儀使二京平
爲三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舍元廷中
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羣臣
器旣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
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
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爲安慶緒驅脅至相州

唐書卷三十九 列傳 十三
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
衆心復搖帝曰朕幾爲器所誤後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
夫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臯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
訴於我三日卒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鷲天寶末爲武功
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以國用大竭數
請培天下財巧傳於法日月有獻漸見識用夫抵覆囚
先收家貲以定贓有不滿意攤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
無敢不如約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
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

瑩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
使若虛按之卽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
怒若虛卽馳入白于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臣出卽死
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
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李峴頗左右瑩等罷
宰相於是若虛權焰震朝廷羣臣不舒息尋擢御史中
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敬羽河中寶鼎人貌寢甚性便辟善候人意補匡城尉
朔方安思順表爲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
和幸京師平任遇寔顯凶態不能忍乃作巨枷號勦尾

榆囚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牡轆腹掘地實棘席蒙
上瀕坎鞫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死遷案御史中丞
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賄下詔獄羽參按遵肥而羽瘠
則引遵危坐小牀痺且仆遵欲申足羽曰公乃囚我延
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嗣岐
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榜具囚惶怖一
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如玠等九人皆斬太子洗
馬趙非熊等六七人斃杖下聞者毛豎先是胡人康謙
以賈富楊國忠輔政納其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
驛事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義羽鞫之謙須長三尺明日
脫盡膝腓皆碎人視之以爲鬼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
昇畢曜同時爲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昇未幾昇曜
流黔中寶應初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線
服而逃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訂咤曰
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